

浙江文叢

吳騫集

〔第五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吳騫集

〔第五冊〕

〔清〕吳騫著 虞坤林點校
海寧市史志辦公室編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吳兔牀日記

吳兔牀日記目錄

可懷錄	(一)		
乾隆四十五年歲次	(八)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重光大淵獻辛亥	(一〇〇)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	(一六)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玄默困敦壬子	(一一)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	(二八)	乾隆五十八年歲次昭陽赤奮若	(二二)
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	(五一)	癸丑	(二八)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	(六一)	乾隆五十九年歲在闕逢攝提格	(三三)
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	(六六)	甲寅	(三三)
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	(六九)	乾隆六十年歲次旃蒙單闕乙卯	(三三)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	(七四)	嘉慶元年歲次柔兆執徐丙辰	(三七)
日譜	(八七)	嘉慶二年歲次強圉大荒落丁巳	(四九)
乾隆五十五年歲在上章闔茂	(八七)		

嘉慶三年歲次著雍敦牂戊午		(二五七)
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己未		(二六四)
嘉慶五年歲在上章涒灘庚申		(二七三)
可懷續錄		(二八七)
嘉慶六年歲在重光作噩辛酉		(一九三)
嘉慶七年歲次玄默闔茂壬戌		(二〇二)
嘉慶八年歲次昭陽大淵獻癸亥		(二一一)
嘉慶九年歲次闕逢困敦甲子		(二二二)
嘉慶十年歲次旃蒙赤奮若乙丑		(二三九)
嘉慶十一年歲次柔兆攝提格丙寅		(二四〇)
嘉慶十二年歲次彊圉單閼丁卯		(二四七)
嘉慶十三年歲次著雍執徐戊辰		(二五二)
嘉慶十四年歲次屠維大荒落己巳		(二六一)
嘉慶十五年歲次上章敦牂庚午		(二七四)
嘉慶十六年歲次重光協洽辛未		(二九三)
嘉慶十七年歲次玄默涒灘壬申		(三〇八)

吳兔牀日記

可懷錄〔一〕

予故家在休寧縣玉寧門之內，里曰『厚田』，自高大父達字公始徙於浙，迄今歷百有餘載，故鄉之間井猶可物色。由達字公以上，歷世先塋俱在玉寧門外。雖春秋嘗祀無闕，顧水阻之，江陸踰千里，反不若先墓之在浙者，子姓得不時瞻展。予以乾隆甲午仲春，渡錢塘爲省墓之行，往返踰月，合道中記述爲一編，取潘黃門《西征賦》『故鄉可懷』之語，命之曰『可懷錄』，俾後之覽者，時切維桑之念，毋遂以并州爲咸陽也。詩見《拜經樓詩集》，不重載。

乾隆甲午三十九年春二月十三日 自小桐溪解舟，暮宿范蠡塘，塘在海寧縣西三十五里。世傳少伯送西子從此入吳。

十四日 侵曉過長安鎮，即陸放翁《入蜀記》所謂『長河堰』也。魚鰕小市，至今猶富。午後至臨平，汲安平泉煮茗。遙望平林遠岫，若橐駝之卧芳草。昔時山上有窄堵波，故東坡樂府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今遺址不可復識。暮抵武林。聞綠飲繡溪未來，即過翠瓊瓏館尋鐵生，不值。夜宿橫河舟次，月色頗佳。

十五日 未刻雨。綠飲自繡溪至，即移舟來送予。出所攜宋槧《九經白文》共讀。暝後，雨轉密。丙夜始別去。

十六日 俶裝至江干待舟，晚宿何氏江樓。夜半月色轉佳，聞潮聲隱隱從海門西上，瞬息達樓下，啟窗而望，真平生一大觀也。

十七日 雨。發錢江，乘潮掛帆舟行，甚駛。推篷遠眺，暮雲城郭，乍有乍無，極煙靄蒼茫之致。晚次義橋。

十八日 晨起阻風王洲。按，《元和郡國志》^(二)：王洲產橘，爲江東之最。唐時嘗修貢，今不復有遺種矣。風定放舟過富春城下，遙望層巒秀嶂，與樓閣相掩映，始悟一峰老人《富春山圖》之妙。夜宿長山瀧。

十九日 五更西南風復作，舟不能發。飯後稍行至窄溪宿。

二十日 犁明張帆至桐君山下，人家方曉炊。禺中人七里瀧，風日清美，弭楫登岸，訪方干故居不得。按，范文正公詩云：『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則當與釣臺相近，而今無考矣。午後次睦州。自此西上，湍險瀨激，客舟例募繚者而後行。是夕宿城下，聞簫鼓賽江神，達曙不輟。

二十一日 微雨。東風甚寒。自釣臺西上，青山兩岸，壁立萬仞，百餘里間無平迤之道。而胡孫岩尤極峻險。岩下爲胡孫淇，湍流迅駛，挽舟者至此，邪許之聲前者呼後者應，蓋不必

巫峽嘯猿始堪腸斷矣。晚泊茶園。雨。

二十二日 晴。灘勢漸高，舟進甚艱。際晚過還淳縣，無城郭，居人皆傍江結屋，前有浮航，連以鐵絙，蜿蜒江面，望若游龍。《水經注》言：『剡縣西渡，并二十五船爲浮橋，以通東陽。』其廣袤當不是過也。追懷方雪瓢明經，不勝存沒之感。雪瓢名粹然，文翰先生仲子。文章具有家法，癸巳秋日沒於西泠客舍，貧不能斂，吾友鮑以文、陳奕亭、陳象昭、奚純章諸君經理其喪。自此入新安江，太白詩所謂『其清見底』者也。

二十三日 山崖益嶮，灘益高，水亦益清洌，俯視皆五色圓石，澄鮮可愛。亭午至清溪，有洞，即韓蘄王獲方臘處，故又名威平。南行二十里，入街口，爲江南歙縣境。江面盡輪囷醜石，或出或沒，星羅棋布。長年之巧者，能舒篙宛轉以避之。杜詩云：『欹帆側舵入波濤，撇漩捎瀆無險阻。』於此益信。晚望雲中山，忽見瀑布如銀，從峰頂飛舞而下，可千餘尺，直瀉江澚。行舟咸稍遠，以避其衝。夜過天井灘宿，水聲如雷，倦枕屢爲警覺。

二十四日 寒食節。早過黃石灘。又西二十里爲鎮口。水澚有石雞，相傳石雞見則歙中米貴，居人常以之爲驗。蓋亦越中射的之類與？自此至雪坑，屈曲西上，每數里輒遇一聚落，俱極幽勝，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唯此足以當之。比戶皆插柳枝，亦有坎其擊鼓而祭者。憶元李草閣《寒食新安道中》詩云：『黃昏聞擊鼓，民俗賽汪王。』則此風其來尚矣。黃昏至麥灘宿。

清明日 清晨至浦口，過此而南，水石稍夷，然灘則愈淺，兩岸人家益增臺謝之勝。是日風色清明，上冢者船中悉載絃管，翠幙紗窗，笙歌嘹亮，數十里往來不絕。臨水之家，則有憑欄下瞰，飄然欲仙者。宋人所作《清明上河圖》，未審視此何如耳。暮抵屯溪，去海陽僅一舍。丙夜大雷雨。

二十六日 阻雨。屯溪上承率水之大源，旁帶黟、歙諸溪。每一雨作，則奔洪四注，勢若建瓴。江艚率聯檣牢碇，須其勢少殺而後發。此亦江行之一艱也。

二十七日 雨不止。薄暝，舟子冒雨挽船過屯溪橋，宿西岸。自錢塘入新安七百餘里，絕少橋梁，有之自屯溪始。橋修三百尺，廣十之一，壯麗亞於歙萬年橋及休寧西門之夾溪橋。建於明嘉靖中，至國朝康熙時而圯，率口程氏重建，朱竹垞檢討所爲作記者矣。按《水經注》：『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鱗，故名『新安』。斯蓋浮橋之屬，晋太康中，因以爲郡。然則茲郡之得名，亦由橋杭所自興歟？

二十八日 晴。早發屯溪，午刻達萬安街。古城岩在其東，越國公汪華故居也。清流碧嶂如罨畫。自萬安循陸南行五里爲休邑之東門。僦居報國僧院，即出鍾秀門，展拜先塋。塋在富瑯之原，俗稱茅司徒嶺。四面皆崇山，背倚萬歲，面對松蘿，右挹捎雲，左攬金佛。皆山名。原隰頗爽塏，而松檟皆凋盡，惟餘穴旁一樟，其本大可合數人抱，陰蔭十餘畝，猶前明天啟年中物。三十年前，二株爲人盜伐，從兄正模，如江至休訟之，勒示申禁及樵牧躡踐二碑，今並樹墓

左。歸，尋厚田里故居遺址，尠有知者，不勝城郭人民之感。

二十九日 出西門，拜始祖左臺公墓，在鳳凰山之麓。青烏家稱『文犀望月』形。墓門西向，宰樹雖無多，而鬱蔥之氣故未艾也。據《新唐書·文藝傳》，公與武功富嘉謨同以韋嗣立薦，爲左臺監察御史，預修《三教珠英》。公卧病，聞嘉謨卒，慟哭賦詩，尋亦卒。舊《譜》志公生卒，謂生於高宗弘道元年，歿於代宗大曆四年。騫按，公哭嘉謨詩云『遭此敦牂春』，敦牂在歲名爲午，大曆四年歲在己酉，則譜所言尚恐非實，宜更加考正。

三十日 尋老柏墩於忠孝門外。墩西南有左臺公墓祠，此舊祠也。竹樹頗茂密。是日又至玉寧門內謁新祠。祠創始於乾隆甲戌，落成於丁丑。裔孫光祿少卿煒等以支裔日蕃，而舊祠稍隘，乃謀諸通族，共營斯祠。視舊加擴正室三楹、寢室三楹，中奉左臺公以下歷世之主。其左曰『報功』，右曰『崇德』，率支庶之祔食者也。餘若藏器之室、胙飲之堂，以至省牲廄、溷諸所規制，一皆稱是。夜雨。

三月甲寅朔 至先塋修春祭。

初二日 至竭田。竭田在休寧東七十里。侵曉出休邑東門，宿雨初霽，林煙未散，望白雲蓬蓬滿山谷間。篴輿行二十里，始見村落，諸山亦漸次呈露。足下水聲潺潺，視之作桃花色，蓋山中溪澗皆紫石也。石理細緻而柔潤者，中硯材。其次斲爲腐磴，尤有名。凡菽受磨絕膩滑無滓，瀹之不必鹽豉而有自然之甘。明時箬嶺有王叟，能於炕上製腐，得名。相傳許文穆公

在中書，遇不得意，輒自投其筆曰：『人生幾何時，舍吾鄉炕腐而食煤火肉耶？』至今人目爲許閣老腐。前輩風流，足令是物與蓴鱸爭勝，亦故鄉一佳話。晚宿汪宴旦華家，予故人也。

上巳日 繇竭田還休寧。是日雖天朗氣清，而群芳俱謝，途中但楊花撲面而已。

初四日 檢視行李。

初五日 出城拜辭祖墓。忠孝支族人天衡來送。天衡名廷機，世居下塘，年七十餘而視聽如少年。談及先世，常以其支祠歲久，力難重葺爲憂，蓋亦篤行之士也。

初六日 凌晨微雨。出南門附下汶溪航至屯溪易舟，從者皆有寒色。

初七日 雨霽。朝至篁墩謁二程子祠。午後過岩鎮，途中望黃山三十六峰，煙雲如畫，信所謂怡神之勝地已。嘗觀《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酈注引《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意頗疑之。偶閱廖騰烽《休寧縣志》『率山』下注：『率水所自出，其源至大，與饒、歙諸水匯而入於浙江。』且謂『蠻』乃『率』之訛，蓋『率』古作『𣪠』，轉譌爲『蠻』，亦『烏』之類與。昔鄧全謝山先生嘗七校《水經》，而仁和趙東潛又博綜諸家之說爲《刊誤》一書，誠有功於世。意此說亦可資考證也。歸，宿族人殿華山閣，松風如潮，竟夜不息。

初八日 爲先大父玉方公諱日，途中改服，愴然永懷。午後偕宗人金榜，附煙村客航還浙。丙夜抵浯村，得溪釀甚芳冽。醉聽漁歌，杳靄□吳中風景。

初九日 自浯村發舟赴浙，暮宿深渡。微月。

初十日 穀雨。輕舟下諸灘，其疾如箭，真少陵所云『下灘不須牽』矣。暮至始新宿。

十一日 曉大霧。江日始升，四山草木作黃金色。移時霧散，則青蒼如沐。晚次銅官。

十二日 侵曉微霧，日中霧方霽。入七里灘，瀧中高峰層抱，其水尤深，風逆則不能行。是日微颺從西南來，遂揚帆過釣臺。臺凡二，東西對峙，而西臺尤高，上有石亭，俯瞰江津不下四五十尺。對岸即嚴陵，水木明瑟可愛。聞臺下有小魚，長不盈寸，世以子陵目之，味絕佳。訪之漁者，終不可得。汲水試松蘿山雨前新茗，陸季疵所品第十九泉也。晚雨，風頗利，榜人乘雨夜行。

十三日 平明雨霽。經富春，遙眺山頭，雉堞猶與曉煙相出沒，江船連檣帆風。自富陽至錢塘，兩岸山皆不甚高，而江暴漲則海潮不能上。昔朱竹垞檢討與查初白內翰江行聯句有云：『百里晴山平似屋，一江春水健於潮。』非身歷不知其語之工也。日曛時，抵錢塘，沙漲數里，舟楫不能近岸。夜大雨。

十四日 禺中雨少止。從淺灘乘牛車登陸，復買舟入城，暫息篁簃。簃在小營巷，本名王庵，昔堇浦先生與僧天池爲方外交，暇即來遊，以其地多笛材，遂易『王』以『篁』。全謝山庶常至武林必下榻於此，晚年常爲養痾之地，故自號『篁菴病夫』。晚過綠飲知不足齋。

十五日 晨雨。過水村菜園。余祖姑適項氏，早寡，以苦節稱。其子格凡先生築此以娛其晚景，故以萊名。在慶春門內，林木皆合抱矣。隨登舟出艮山門東還海寧。午刻雨止，薄暮

復雨，中夜過長安堰。

十六日 晨雨。達小桐溪。

校勘記

〔一〕此年原以《可懷錄》爲題，收入《愚谷文存》中。爲統一體例，今移入《日記》。

〔二〕《國》，當作《縣》。

乾隆四十五年歲次〔二〕

春二月十又六日 與河莊同游武林。是日晴，午後小桐溪解舟，申刻抵海昌北郭。同河莊訪周松靄大令劇談，燭至始還。舟復開至章婆婆堰宿。從松靄借得《孟子外書》，書凡四篇，曰《性善辨》、《文論》、《孝經》、《爲正》，熙時子注。前有馬廷鸞序，謂熙時子即劉公非。後有胡孝輅跋。

十七日 晨起過長安老堰。已刻雨，東風轉利，掛帆過臨平。晚宿艮山門城下，雨少止。是日河莊得詩一首，予和一首。

臨平道中

陳鱣 河莊

好作春山伴，斯遊豈偶然。畫橋楊柳外，江店杏花前。旅興方開卷，吟懷欲試泉。因之憐舊事，誰與沈郎傳。沈去矜《臨平志》流傳頗少。

和前韻

吳騫 兔牀

重來泛野煙，一舸共飄然。風景豈殊昔，吟情還續前。小桃低晚雨，幽澗咽春泉。卻認糟床處，青帘細語傳。

十八日 黎明入城，雨中同河莊訪綠飲於知不足齋。接朗齋京師書。

十九日 過萊園。午後還舟次，聞河莊述其表姊湯女事，爲作詩以傷之。女父名鑑，本海鹽人，遷於杭。女自幼明慧，通詩書，父母甚愛之。長有姿色，適仁和張勇均。婚未幾，勇均入京爲宗人府供事，數年出爲陝西清澗尉。又數年，湯家居無倚，倩張房族一老者偕之秦中，訪其夫，復率勇均兩妹一僕婦以行。至維揚，勇均有母舅楊某，居阪浦，因二姑欲往，遂順道過其家。楊爲人素無行，知湯有路費，誘吞之，遂不能前往，逗留其家數月。楊旋令人報鑑，謂女得癘疾，自以剪刺其喉幾死。鑑驚且疑，方欲往視，而張族之老忽歸報，謂楊氏遣舟送女還浙，至江都，女病復作，躍水中而死，併亡其屍。惟攜女故衣一篋，枕衾數件而還。視篋上都有血痕，鑑與家人皆大慟，謂楊既吞其金，復殺其女，以生死不明訟於官。奈遠隔數州，經年累月，竟不能白。勇均至今尚官長安。勇均祖機，父寅鶴，並以詩鳴。母黃氏名玉，樹穀之姊，亦工詩。

吊湯女詩

鏡奩冷落寶釵分，從此相思莫更云。邗水寒聲流死別，秦關秋雨泣回文。多情從有張公子，異術都無李少君。聞道遊魂還血污，何時招得舊羅裙。

二十日 同河莊住蓬山旅館。午後雨，同寓者爲浦江戴劍川廣文及其弟東山茂才。

二十一日 晴。倪嘉樹來。

二十二日 同河莊過趙晉齋吉金樂石之齋，時有人持石刻數種來，如五鳳二年殘字、秦詛楚文，皆與時本夔異。

二十三日 雨。河莊有詩索和。

武林寓偶作呈兔牀

河莊

經春無事傍西湖，茗椀詩筒興不孤。細雨溼花嬌可愛，遠山連霧淡如無。因貪勝跡都奔競，爲借奇書小負逋。不是蓬山解留客，清狂何地著吾徒。

和前韻答河莊

兔牀

雲黯江城雨滿湖，閉門羈思鬱清孤。若非湖海真豪士，愁殺高陽舊酒徒。時序忽驚瀕冷節，新詩轉促甚亡逋。不知車馬垂楊陌，猶唱春歸緩緩無。

二十四日 雨。晉齋過談，兼借予節墨吉貨。

二十五日 得松靄書。同河莊過盧紹弓學士抱經堂夜飲，綠飲過談。

二十六日 同河莊過晉齋竹崦，晤宋芝山明經，山西安邑人，精六書篆籀之學。嘗與曲阜桂馥、海寧沈心醇共訂徐鍇《說文繫傳》，未卒業。時出所攜餅硯見示^(三)，乃端溪石子所斲，形圓如不托^(三)。徑周尺五寸，厚五六分，無池，石質甚佳。背銘曰：『買三十，賣三十，餅師中有

趙幽卿，君自相逢不相識。震孟爲周子茂蘭研銘。』蓋此研乃周子珮公子舊藏，而文湛持相國爲之銘也。予與河莊各賦一詩。

趙竹崦齋頭觀宋芝山餅硯

兔牀

溪工剗山髓，磨以紫霞屑。製成儼團團，觸手疑尚熱。豈其粉肆傭，乃受松滋節。療飢詎堪畫，炙凍幸未裂。青對惟鵠眼，碧北兼蛆血。公瑾昔所藏，真賞緬前哲。想其和淚時，憤恨欲穿鐵。何年歸宋玉，著書伴幽絕。肯詒公羊譏，寧保墨守訣。千里還相隨，不學兔華缺。復此邠卿家，脫楮供鑒別。傳觀竟四座，勿蹈寒具轍。從茲媿吳郎，咋舌不敢說。有吳均有《餅說》。

周子珮公子餅硯歌爲宋芝山明經作

河莊

忠臣孝子留名跡，千秋血化還成碧。吳中難得兩完人，几上請看一片石。汝南公子本翩翩，圖書過眼等雲煙。妖蕞蕩氣良玉碎，丈夫詎肯作瓦全。伏闕陳書空裂血，父冤如海何時雪。恨不曾將魏闥頭，噉同餅餌抽刀切。當時撫几幾沈吟，賴有文公識此心。顧名思義三歎息，健筆親書勒厥陰。蒼涼忽憶虎邱路，負販猶能趨黨錮。古來寧獨趙幽卿，便是餅師亦堪慕。硯石瘦而寒，疑是孝子不朽之心肝。硯銘古而樸，疑是忠臣未死之面目。君今得此真良圖，令人肅拜傳相摹。更期珍重勿輕出，好著先生未竟書。芝山尊人半塘先生著《說文解字疏》等書，尚未行世。

二十七日 同河莊過鐵生愚溪草堂，觀宋孝宗御書七絕一首，前後無題識，書尾有『選德殿』印。筆法絕似董文敏，亦晉齋物。仁和黃易跋謂：『晉齋天水王孫，故當世守之也。』

偶以括蒼石屬鐵生作書室小印，兼索爲圖

河莊

幽棲未解一枝謀，姓氏聊憑寸鐵收。用元朱圭事。妙手如君真絕世，更須潑墨寫神樓。

劉元瑞好樓居，無力造，文衡山嘗爲作神樓圖。

二十八日 寒食節。城中人家俱爲餅餌以祀先，或相饋遺，蓋猶南渡遺風也。惟《夢梁錄》所謂粧花輿故事，則不可復覩矣。

晦日 晨陰。與河莊約遊湖上，午後雨，遂不果。

三月朔日 綠飲以戴無忝詩畫冊及楊忠愍公書冊借觀。

初二日 與河莊同出慶春門，觀鞦韆，遊人甚衆。杭城內外連夕張燈甚盛，誠昇平樂事云。

初三日 水村集菜園，爲修楔之會。園在慶春門內，水村尊人州司馬隔凡先生所創。隔凡，予祖姑之子。性至孝，少日孤苦，既成立，特構此園以娛母，今林木皆成圍矣。夜雨達曙。

初四日 晴。

初五日 與河莊過竹庵，邂逅宋芝山上舍、朱藉山別駕，共觀金石諸刻，留連至暮始散。藉山名德坪，碭山人，明篆法，手鐫銅印可亂漢章。爲人溫然儒雅，近日佐貳中僅見也。